

供清賞所印無多購者從速每份定價二元二角外埠裝匣掛號郵費每份三角
滿文書籍聯合目錄 一册二元

故宮週刊

培基



（一之像賢先聖至殿肅南）像 郢 人 左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太宗致科爾沁書諭勿徒為請安前來 天聰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致書於科爾沁云、天聰致書於土謝圖汗阿衰之台吉等、不論有事無事、若徒請安、勿庸前來、致馬力疲困、凡犯事之台吉等、不可疲困馬力、當遵議定之法律而行、既違議定之言、疲困馬力、凡應行之事、不得不來、願以徒事請安何為哉、

賜湯奢名號書 天聰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賜湯奢名號、遣人責書云、天聰諡、因湯奢於大凌河之役、尤為出力、賜以甲冑、並賜達爾漢和碩齊名號、自此以後、凡使者台吉等、不乘馬、不食高糧、此名號著于孫世襲罔替、

阿布圖西隆女聘於允牧烏巴什之子 天聰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上命、阿布圖西隆之女命聘給喀喇沁部允牧烏巴什之子、遂以聘禮、賜給綬二、布八、及銀項圈耳環紅毡白毡各一、

遣使致書孫杜梭諭以連根等事 天聰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遣使者四人於蒙古各部、其孫杜梭、班地衛徵、達喇海寨、桑薩、揚墨爾根、巴木布、轅胡爾、東戴清等處、遣拜里往、達賴輟胡爾、達喇額克海寨、巴圖魯四子等處、遣關退往、巴林葉蘇特哈喇車里克、喀喇沁土莫特之台吉塔布囊等處、遣孫達里往、放漢奈曼扎魯特之右翼左翼等處、遣鄂齊圖往、並致以書云、上諭管旗衆台吉等、率所有犯受授罪人、務於正月初六日、集於四子之處、若不來集、則下其盟長、載運糧食時、令台吉等乘馬跟隨、其餘有罪之人、令乘牛駝、勿疲馬力、著名盜賊有幾、概行擒獲、隱匿賊寇、若縱令脫逃、則罪坐其主、

君臣演禮 天聰六年正月

天聰六年壬申正月朔、上率諸貝勒、拜天謁神畢、御殿、大貝勒在右、貝勒莽古爾泰在左、二貝勒將榻稍移、橫向而坐、

首諸貝勒台吉等叩拜、拜畢、令諸台吉侍坐於殿內兩旁諸貝勒之下、次歸附之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叩拜、又次為明國歸附之西烏里額駙、率諸漢官叩拜、次及正黃旗總兵楊古里額駙、鑲黃旗總兵達爾漢額駙、正紅旗總兵和碩額駙、正白旗總兵喀克都里、鑲紅旗總兵葉揚古阿哥、各率該旗大臣叩拜、惟正藍旗之固山額駙、該旗衆官隨叩、其次則總兵吳因格率蒙古諸大臣叩拜、又招降大凌河新官員叩拜、又阿魯部長達賴楚虎爾率其從者叩拜、又儒釋道三教之官叩拜、未及朝鮮國貢奉季方物之使臣、總兵鄭義、以所携之物獻於上前、並呈書叩拜、叩畢、上以家庭之禮、叩兄大貝勒、（按開國方略所載與此略異故贅之）

更定朝見禮 天聰六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即位以來、歷五年、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同坐受、自是年更定、上始南面獨坐、八旗貝勒率各該旗大臣等叩拜、不論甲喇、惟以年齒長者先叩拜於上、自頭甲喇拜起、筵宴時、每席十席、鵝五、衆總兵二十席、鵝二十、共三百席、酒一百瓶、煮臘肉以筵宴之、（按滿洲老檔秘錄所載不全故贅之）

朝鮮守道送還虜人 天聰六年正月十一日
朝鮮之守道張某至、前往南海沿邊打獵時、有吳大海牛景下鍾退家之朝鮮男丁、將鍾寶琦夫役掠取之、逃往朝鮮、朝鮮王查獲送來、奏於上、姑念其不知法、交該牛景托貝章京、割其足筋、遺給本主、

諭巴克什達海圖點字頭

天聰六年正月十七日

「十二字頭、原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扎、哲、雅、葉、雷同不分、皆為一體、若書

（接第二版）

宋 王 巖 叟 書 (宋賢遺翰之一)

告廣
代文物之盛者，手此編可以廣見聞而資探討，不獨研求版本而已。書
影十餘篇，圖畫精良，尤為悅目。每部三冊，定價二元五角。
禁惡照原本，轉為書影，印布於世，用資研究，版本學者之一助。定價每冊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大人上問
起居未皇奏記但益思
仰之誠秋暑敢乞倍
自壽重
上啓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著錄云：宋賢遺翰一冊、十三幅、集宋六人尺牘、題跋、詩帖、共十一種、第一王巖叟尺牘、素綾本一幅、第二朱熹題跋、素綾本一幅、第三朱熹書劄子一通、素綾本二幅、第四朱熹尺牘、素綾本一幅、第五陸游尺牘、素綾本一幅、第六陸游書劄子一通、素綾本一幅、第七陸游尺牘、素綾本一幅、第八陸游書劄子一通、素綾本一幅、第九張即之詩帖、素綾本二幅、第十王升尺牘、粉綾本一幅、第十一羅願尺牘、素綾本一幅、此為宋賢遺翰第一幅也、素綾本、縱八寸二分、橫一尺二寸、行楷書、文曰「大人上問起居、未皇奏記、但益思仰之誠、秋暑敢乞倍自壽重、上啓」之誠、秋暑、敢乞倍自壽重、巖叟上啓、鈐印一「巖叟」、謹按王巖叟小傳詳見本刊第六十六期、此札、刻入三希堂法帖、

時臨至焦著、王仁壽為德光掠歸、至宋有天下、放歸還國、復為待詔、藝祖以區區江左、未歸疆土、有意于弔伐、命畫微服往鍾陵、寫其謀臣宋齊丘韓熙載林仁肇等形狀、如上述、受賞加等、奉詔於定力院寫宣祖及太后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又於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及于景德寺九曜院殿西廊一壁畫彌勒下生像、

(全段未完)

末年、與東平孫夢卿書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壁、夢卿以東壁讓之、尊畫聲迹、識者以為當然、所畫南方毗樓勒叉天王、高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力精邁、思慮殫竭、不世之業、(一作來世之業)在此而已、夫寫人形狀者、在全其氣字、寓能停分取像、側背分衣、周旋變通、不失其妙、可列神品也、孫夢卿、鄆州須昌人、少有精鑒、而性拘執、家世豪右、不事產業、志于圖繪、常語人曰、吾所好者、吳生耳、餘無所好、(一作思)、故盡得其法、里中目為孫脫壁、又曰孫吳生、言能全脫吳生之壁、無小異處、凡欲命意揮寫、必為豪貴所知、日湊于門、爭先請售、識者以為吳生後身數百年能至其藝者、獨夢卿焉、與王霽對畫開寶寺文殊閣下西壁為西方毗樓勒叉天王像、及金槍道菩薩相、今並存焉、夢卿之畫、世少藏者、王公大人第往往有之、評曰、張懷瓘以吳生為僧繇後身、予謂夢卿亦吳生之後身、而列于瓊閣之下何哉、吳生畫天女及樹石有未到處、瓊閣能變法取工、夢卿則拘于模範、難得其法、往往襲其所短、不能自發新意、謂之脫壁者豈誣哉、可列神品中、趙光輔、太原人、(一作耀州華原人)、太宗朝為圖畫院學生、性喜幽曠、無仕進意、潛自遁去、卿人猶呼趙評事、長于佛畫及人物蕃馬等、懋客于許日開元寺見輔畫攝摩騰竺法蘭以傳教、皆丈餘、其慈覺悲憫之相盡備、又畫五百高僧、姿質風度、互有意思、坐立瞻聽、皆得其妙、貌若悲覺以動觀者、光輔之畫也、放而逸、約而正、形氣清楚、骨格厚重、可列神品下、

